

三月風丛书 华夏出版社

祖秉辰 著

让世界 充满 爱

让世界充满爱

祖秉辰 著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让世界充满爱

祖秉辰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0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7-80053-233-X/I·079

定价:1.60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的一群日本医护人员，即将东渡回国。他(她)们恋恋不舍地向友人倾诉衷肠，面对神州大地呼喊：“永远不要战争。让世界充满爱！”这发自肺腑的真情，是经历了痛苦的过程而产生的。当初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参加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参与或目睹了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历史前进的洪流戏剧性地把他们冲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行列，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新生，用自己全部身心去奉献，同中国朋友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情谊。

他们在哪里？中国朋友在呼唤：异国相爱终成泡影的人在怀念！

.....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世界上有些事情，在当时平平淡淡，仿佛什么也没有留下，可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们又时时在记忆里复活。

在这缤纷的世界里有限的爱。
这世界在变幻，唯有希望不曾改。

.....

荧光屏上，云集在首都的一百多名风华正茂的歌星们，为庆祝国际和平年，在纵情歌唱：

希望会有那么一天，
再也没有眼泪和仇怨。
再也没有流血离散，

.....

这歌声仿佛象一支古朴而又久远的摇篮曲，它抚爱着人类繁衍和生息绵绵；这歌声在我心里又是那么亲切，它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那如烟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一)

几场春雨过后，布满陷坑的道路显得分外泥泞，只有路两旁被美械装备碾过的车辙里的小草顽强地伸出头来，显示着它们强大的生命力，骄傲地向人们预示：流青滴翠的1947年的夏天就要来到了。

一夜滂沱大雨，道路更加泥泞，我只好背着背包，两手拎着傻鞋，光着脚向兵团后勤卫生部的驻地——玉兰屯走去。走这样的路真象踩钢丝一样，稍不小心就会摔倒变成个泥猴子。想到从正在前方作战的炮兵团“发配”到后方来，再看看现在的狼狈样，真想大哭一场。

十三岁的年纪，对什么都带着太多的幻想彩色。上前方的誓师大会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此起彼伏，战士们慷慨激昂的决心书象雪片一样在会场上传递，何等豪迈！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只有到前方去，为解放全中国不惜血洒疆场才是最光荣的！可是，到了前方，还没有听见炮声就被团政治部主任找去谈话：“我军夏季攻势即将开始，和敌人相比，我们部队少，武器简陋。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打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此，要求作战部队行动神速，非战斗人员暂时回后方！”

军人嘛，服从命令就是一切。出发时我才发现，“非战斗人员”只有我和一位一瘸一拐的老上士，那几个和我同样年龄的男同志仍神气活现地留在前方。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在战争中男女同志间的“平等”。

十三岁，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走就走！到了兵团政

治部留守处，我找到负责分配的干事，坚决要求到前方去。干事是一位热心肠，她查了半天说：“只有后勤卫生部的野战医院可以随战斗部队到前方，那里适合女同志的工作较多。”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这样不顾她劝我等前方来人一块儿走的好意，急忙拿起介绍信，背上背包上路了。

好不容易走出泥洼地，天近中午来到了卫生部驻地。接待我的医政科孟干事，接过介绍信，指指炕上：“你把背包放下，院子里有一口大缸接满了雨水，你可以随便洗。”

放下背包，再看看自己确实象个“泥猴”了。我一边洗一边注意到，卫生部的医政科、总务科、材料科都集中在大院里，人们进进出出都在忙着。孟干事从对面屋里走出来对我说：“李淑同志，你分配到野战医院做文书工作。医院驻在小沿河屯，正好吕大爷带领的担架队是那个屯的，他们送伤员去后方医院回来，林部长请他们吃过午饭再走，你和他们一块儿走吧！”孟干事指指林部长和吕大爷，他们唠得正热乎。

吃过午饭，林部长热情地送吕大爷和担架队的老乡上路，门前，有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

孟干事第一个看见他们：“宗医生和吴司务长来啦，还有‘小钢炮’！李淑，你和他们一块儿走吧！”

宗慧医生高兴地说：“吕大爷您回来啦，吕奶奶正在家叨唸您哪！伤员一路上好吧？”

吕大爷点点头：“我就是来向林部长说一声，伤病员平平安安转到了后方，让他放心。林部长客气，非留我们吃午饭，你们办事吧，我们先走啦！”

送走了吕大爷他们，林部长问宗慧医生：“怎么样，野战医院的生活习惯吗？尹梅总惦念你，又抽不出时间去看你。”

宗慧医生爽快地说：“我很好！林部长，这次赵院长去接分配给我们的医护人员，有外科医生吗？”

林部长高兴地说：“不但有外科医生，还有日本有名望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你们的赵院长很快就会把他们带到前方来！”

“怎么，是日本医生？”宗慧医生和我都很惊讶。

“小钢炮”眼睛一亮：“林部长，三所都给了我们野战医院吗？”

“噢，好大的气魄！你就是大名远扬的‘小钢炮’吧？我没有到你们野战医院去就知道有个‘小钢炮’，我看你就是我们未来的外科医生么！”

“林部长取笑我，你看我笨手笨脚的，护士还没当好……”

林部长笑着摇摇头：“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你的手会使筷子吧？”

“小钢炮”惊奇地点点头：“会呀！我吃饭最快！”说完又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林部长幽默地说：“很好，我们的祖先巧妙地运用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发明了使用筷子，让脑、眼、手高度地和谐一致，有如此伟大发明的民族，一定会培养出优秀的外科医生！关键在于学习和实践。对啦，你吃饭快也是优势，还要学会饿肚子，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还要有一个橡皮肚子，象橡皮筋一样能伸能缩。”

“林部长您可能是个挺棒的外科医生吧？”“小钢炮”天真地看着林部长。

“说对啦，林部长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我最清楚。”宗慧医生认真地说。

“你看这回是宗慧医生取笑我了，不过说真的，等打完了仗，我一定重操旧业，不知还能不能称职。”林部长一边说一边拉正“小钢炮”的帽子。

尹梅刚迈出伙房的门，看见了宗慧医生，高兴地跑过来。尹梅是林青部长的爱人，卫生部材料科副科长，她抱怨地说：“什么风才把你刮来的……”

“是跑来向林部长要人……”

“应该向他要人，当年是他和陈晓一起去延安的嘛！”

“尹梅，你想哪儿去啦，我是向部长要外科医生的。对啦，还得向你要药品，器械。”

“药品，器械都准备好啦。说真的，林青前几天去野战军后勤部开会，遇到了一些在延安时的老战友并向他们求援，帮助打听一下陈晓的下落，一旦有消息请他们立即通知他。真希望有一天就象我们突然遇到你一样和陈晓同志重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战争年代各种可能都会发生，而年龄又不饶人，有时候我真为你担心……”

“尹梅，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是个新兵，在地方医院工作了十几年，懒散惯了，对野战医院的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又要打仗啦，我真恨自己少生了一双手！走吧，我们骑马来的，回去好驮药品和器材……”

我随吴司务长来到总务科。总务科长刘力，二十五岁左右，有些书生气，见到吴司务长急忙迎出来，司务长一进屋就奔地下堆的麻袋走去，刘科长慷慨大度地说：“这四十双胶鞋全发给野战医院。”

老司务长拉过麻袋叫我清点数目，又抓起一个麻袋：“这

傻鞋也给我们吧！”

刘科长有些犯难了，心里嘀咕着：难道你们野战医院吃鞋？不过他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说：“鞋是按人头份来的，这是我特意多要点‘机动’的，哪能全都给了你们？！”

司务长并不买他的账：“好吧，小文书新来乍到，等回去把三所和我们现在已经在前方的人员造一个花名册送来。这些鞋我都拿着，给你打个收条。”

刘科长急得脸都白了，又不好发作，吴司务长是他刚参军时的上级。可是总务科总得有点备用物资抓在手里，以便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因为这是前方，是在打仗！

司务长从门口牵来了马，麻利地把鞋口袋搭在马背上，回头对刘科长说：“花名册明天叫通讯员送来，再造一个夏季领鞋的花名册，鞋就让通讯员按花名册领回去！”说完头也不回地牵着马走啦。

总务科的小会计惊奇地望着吴司务长脚上那双千疮百孔被五花大绑在脚上的棉靴：“难道老司务长吃鞋！”

到了小沿河屯野战医院的驻地，司务长把我介绍给谢怡政委。就急急忙忙打前站去了。

谢怡政委是浙江人，高高的个子，既有江南水乡人的灵秀，又有渔民的粗犷。他问明了我的来历，就笑着对正在做饭的蒙古族同志老鲍说：“鲍班长，小文书是满族，你们可以成立一个‘满蒙自治区’啦！”

鲍班长也笑着说：“咱们野战医院可真齐全，等三所一来更热闹：汉、满、蒙、回、鲜再加上日本医生护士，六个民族，三个国家……”

这里看来谈笑风生，其实已进入一级战备。赵院长负责

把伤员转到后方，再把扩大给野战医院的三所带到前方来；政委正在积极地把医院的各个环节调动起来，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晚上，我和宗慧医生住在吕大爷家的北屋里。她的背包和用具整洁而有条理，已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临睡前她领我到小沿河去洗脸、洗脚。在河边上碰上了女护士长黄婉，女护士赵玉女和大崔，她俩是鲜族，还有供应室女护士陈敏，她们热情地拉我去护理班看看。特别是玉女，笑盈盈地从头到脚打量人，让人感到既亲切而又好玩。

宗慧医生和她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能是由于宗医生刚刚参加军队，仍保留着地方医院医生的架子，更主要的是经历和年龄的差距。宗慧医生至今仍是独身，这一条就令人生畏。

宗慧医生已经四十一岁了。我从今天上午她与卫生部林部长及尹梅的谈话中听出：她的爱人陈晓，当年和林部长一起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一直渺无音讯。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她坚贞不渝地等待着爱人胜利归来。她所在的城市解放了，林部长遇到了宗慧医生，被她的至诚所感动，动员她到部队来工作，并决心把她的陈晓找到。在我的眼里，她是一个高尚、正直的人，只是脾气有点古怪。

熄灯号响过很久，宗慧医生还在翻身，她没有睡。我也在反复地想象着和日本医生、护士见面的场面：是怒目而视，还是不屑一瞥？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和马靴下长大的，对日本鬼子的憎恶和仇恨，与年龄俱增。“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对于我

们每个人，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是至高无尚的。现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东北人民男女老幼总动员，纷纷走上解放战争的战场……

早晨，赵院长率领三所全体同志来到了。一路上，有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只好日夜兼程，已经人困马乏。谢怡政委带领我们迎出屯来，大家好象久别的亲人。“小钢炮”在行列中穿行，和所有的人打招呼。女护士长黄婉左拥右抱，高兴地跳着、笑着，好象她们分别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

在战争的年月里，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也是奇特的：在阵地上抢救伤员时，白衣战士们舍生忘死，分秒必争，因为时间就是战士的生命，时间的紧迫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旦和战友分别又一日如三秋。

孙丽拉着小岛佐江子和陈敏比个儿：“就是你比我们俩高一点占了便宜，先来了前方……”

十三四岁的年纪就象禾苗一样，是生长的季节，孙丽真高出了陈敏，高兴地又蹦又跳，小岛佐江子却拉着陈敏的手说：“这几个月你太辛苦了吧！”

孙丽看见我和宗医生：“你们是新来的吧？”不等别人搭话，她看见高桥晶子和赵玉女说得正热闹，便一拳打在玉女的背上：“哼！上前方才几天，就不认识人啦？”

玉女一边胳膊孙丽一边说：“我早听见你喳喳了，‘高音喇叭’！”

孙丽并不在意：“玉女你走后，我就和高桥晶子分在一个班里，我们俩干得也挺好，早知这样就不想你啦……”因为孙丽年纪小，活泼好动，做事毛楞，护士长分班总是把她和十

六岁的高桥晶子及玉女搭在一个班里。

伙房班长蒙古族老鲍端出了白面馒头和高粱米粥，这是他把星期日改善生活的面留到今天吃。他高兴地为大家打菜：“渡边阳子来啦，我真没想到佐藤助产士也来了，路上累坏了吧？”

佐藤助产士急忙接过碗里的菜：“谢谢！你们在前方辛苦了！”

“佐藤助产士舍不得离开野战医院，”渡边在一旁笑着插话。看来人们亲近，年龄也是一个因素。

当时军队规定，技术干部凡是连级以上的吃中灶，今天大家吃的一样，中灶只是多了一个炒鸡蛋。

吃饭时，谢怡政委向宗慧医生介绍了主任医师菊池雄夫、主治医师新井剑峰。

菊池医生客气地说：“宗医生先到前方来，辛苦了。”

新井医生还向宗慧医生和我介绍了他的爱人新井美。我禁不住笑了，她的确很美：黑色的秀发自然地卷曲着，白皙的皮肤，黑亮的大眼睛闪动着长长的睫毛，笑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十分娇美。

今天吃饭打破了惯例，大家高声地说笑着，大胡子松村护士长想起了给“小钢炮”买来的口琴。“小钢炮”急忙抢到手，这是从货摊上买的。当时我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大商店不敢问津。合着琴声，浑厚悦耳的男中音唱起了《我们都是神枪手》，真没想到中等个子、粗壮结实的大胡子松村池水护士长，竟是个优美的男中音！想不到今天见面竟是如此热烈的场面，他们竟把我和宗医生看成是“新来的”，

晚上，佐藤助产士安排在我们屋里住，可能为见面时的热情所动，也可能是年龄相仿的原因，宗慧医生对佐藤助产士虽然平淡却很客气。特别是佐藤助产士的医疗箱，盛满她自己的助产器械，由于职业的兴趣，她们有了新的话题：她们谈论遇到的各种难产……忽然佐藤助产士关切地问：“宗医生到前方来，孩子由谁照顾？”

我看到宗慧医生的脸抽搐了一下，旋即爽快地说：“我没有孩子。”

佐藤助产士也感受到了对方的变化，深为自己的莽撞而懊悔，刚刚燃起的热情在宗慧医生心里又降到了冰点。

在这一瞬间我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野蛮的侵华战争，虽已成为历史，但对于被卷入这场战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决不是仅此而已。战争所制造的一切灾难、罪孽、不幸，将长久地留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只能肩负着历史陈迹的全部重量来建设一个实实在在的今天。

卫生部的通讯员飞马而来，传达了出发的命令和兄弟部队相遇时的口令，这意味着这里已是前方。协同作战的部队已经到达，夏季攻势就要打响了。

我们野战医院的白衣战士，就要和战斗部队一起去和敌人较量，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几千年来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为了制止侵略战争卷土重来，战士们即将迎着枪林弹雨，去和美械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拚杀。白衣战士的神圣使命是从死神手里夺回这些对祖国、对人民、对和平贮满忠诚的血肉之躯。

打前站的吴司务长已经返回来。休养员罗贵生风风火火地走进院来，他负伤前是某炮兵连连长，左臂和肋骨被炸伤。因为尚未痊愈，就和全体伤员一起转到后方医院。可是他怎么也住不下去，跑到司令部留守处要求回前方参加夏季攻势，因为没有出院证明被拒绝。正在走投无路，他看到赵院长带领野战三所全体同志上前方，他的心一下子亮起来了：野战医院肯定要参加夏季攻势！既然回不了炮兵连，不如跟随野战医院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能参加夏季攻势就行。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上了火车。等火车到达了终点站，开始徒步行军时才被发现。赵院长也无可奈何。今天他一直在卫生部软磨硬泡，要求参加夏季攻势。林青部长亲自检查了他的伤口，建议他回后方医院休养。

罗贵生不愧是炮兵连长，目标一旦在他有效射程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最后，外科医生出身的林青部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答应了他的请求。经研究任命他为野战医院指导员。

吴司务长第一个发现了他：“噢！你这个大炮兵连长怎么跟脚哪？！刚刚送走怎么又跑回来啦？”

罗贵生得意地笑着：“这回野战医院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欢迎吗？”

谢怡政委走过来：“怎么，在后方医院蹲不住，非要自讨苦吃？”

“我以为这家伙要开小差哪！要跑往后跑啊！要是找错了方向，现在回去也不晚。”赵院长打趣地说。

罗贵生拿出介绍信：“报告院长，政委同志：指导员罗贵生报到！不过，我只会冲锋打仗，当指导员恐怕不称职，请

首长多加指示。”

“嗨！倒很善于辞令。野战医院的工作就是冲锋陷阵！不过，我得提醒你：你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打起仗来，这里并不比你的炮兵连轻松。”赵院长认真地看着他。

“报告院长，身体绝对没问题，只是工作不熟悉。”罗贵生显然信心十足。

谢政委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不用卖关子。现在开始把你的有效射程放在一切为了伤病员上，可不是用炮弹，是用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精神。你来得正好，我们已接到出发的命令，指导员同志，走马上任吧！”

“吕大爷，您也要上前方吗？”

“哼！这回是运粮、运子弹，不能和你们野战医院在一起啦。”

吕大爷和二儿子宝根在油灯下，忙着拾掇独轮车和扁担，连宝根新过门一年的媳妇也挺着大肚子帮着忙乎。

指导员宣布出发的命令！小沿河屯在夜幕中，仍是点点的灯火。吕大爷一家和乡亲们送到屯外的大路上，吕大娘千叮咛万嘱咐：“这回去打仗不同往常，听说国民党使的是美国飞机、美国大炮，要处处小心，早点打败他们回来……”

政委安慰着大娘，向乡亲们挥手告别。

国民党反动派视美械装备为上帝，视人民如草芥。他们忘记了如斯真理：主宰人类历史命运的是人民！

田野里静悄悄，四周的庄稼湿乎乎的，空气里充满了清

新和甜味，使我们暂时忘记了大战前夕的紧张和焦急，大家兴致勃勃地唱着《行军小唱》：

——长长的行列，
高唱着战歌。
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
叮叮得隆各隆。
……

歌声在夜空中飘荡 这首歌是作曲家李伟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很受战士欢迎。

由于连日雨天，路越来越难走。月亮被浓云遮住，时隐时现。队伍在泥泞的路上摸索前进。

接近敌人封锁线，指导员命令：把白毛巾绑在背包后面做标记，为后面的同志引路；不准发出任何响声。司务长和蒙古族老鲍抓住拉医疗器械马车的缰绳，大家的精神一下子高度集中起来，现在要象一个真正的战士，为了亿万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土地，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勇敢地去和敌人战斗。

终于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东方已经发白。可能由于大家的神经得到了松弛，才感到沾满泥浆的两脚越来越沉重。队伍的距离也拉开了，落在后边的有孙丽，戴着眼镜的渡边阳子落得最远，她的背包最大，再加上三十三岁的年纪，确实有些吃力。我和小岛佐江子也不自觉落下来。炮兵连长出身的指导员，从来没有见识过我们这种“马拉松”式的行军方式。急得他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唱歌，一会儿跑到队伍后面，把掉队同志的背包，背到自己的身上。虽